

殘雪

石風著



雪 殘

著 風 石

印 刊 社 誌 雜 劇 戲

1940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初版

殘雪

定價

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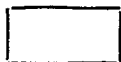
版權

著作人 石

風

出版者 戲劇雜誌社

所有



發行者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〇八號
電話 九二二一三

讀「殘雪」

(五幕悲劇)

這一向身體很壞，心緒也不好，但是我仍勉力用了幾個上午替石風同志看完他的「殘雪」。他和我一樣年輕，才二十二歲，而他的劇本並不像平凡劇本那樣浮淺，這是難得的。

他的家在南洋，現在在大學求學，我們認識是在華光戲劇專科學校。記得曾經在「劇本朗誦」課上，大家練習讀台詞，他用很熱烈的情緒去讀那些悲壯的台詞，他的國語和發音都受了很大的限制，我勸他不必一定從做演唱方面努力，不如以從劇作方面努力。我沒有想到過了幾天他給我看「殘雪」這個劇本，他早已經在努力寫作劇本了。

我們認識得遲，我們談話的次數也不多，但是從他給我的一封信裏，我已經看出他的懷抱了。

『遠遠地許多同樣愛我的關心我的朋友們不斷的探問着我習作的近況，我除了慚愧地抑制住心靈上的痛苦而不給他們半點回答外，我能够做些什麼呢？這一——有時在漫漫的長夜中教我懷疑到人生的命運，沉淵無底的人海中，有人在殺害人的生命，但有人却不斷的在滋潤培養他的殘生，我將怎樣去答覆這無邊的疑問啊！』

『我必須回南洋去一次，在很久以前，我給家庭迫走，我一直遠離着很多我所不願離開的人，現在有一件事教我必須趕去求他們的諒解，因此我預備拿這個習作拿去作見面禮，一方面向那些固執落伍的父母們證明新青年並不是一輩子作着家庭的傀儡和寄生蟲，雖然離開了他們那種不合理的撫育下的兒子，我們也同樣的能夠從困難中長大。』

看到他這兩段話，給我很大的感慨。

近年來，自己爲了想做一點戲劇工作，把什麼都犧牲了，直到現在已經弄到

不堪收拾的地步，但是自己在戲劇方面的成就，說起來是能慚愧，我沒有實出什麼偉大的作品，我也沒有把任何戲導演得很出色，我也沒有演成功過一個角色，假如有一點可以提一提的話，就是對那些愛好戲劇的朋友給一些幫助和鼓勵，可是自己的能力也是這樣脆弱，而需要幫助和鼓勵的人又是那末多，於是感到有些應接不暇。也許我現在走的路不是大道，是小徑；也許我現在做的工作不是轟轟烈烈，而不被重視，但是，我想對我們戲劇界的朋友們吶喊，儘管是小徑，儘管是不被重視，但是這劇運中所生的力是不小的，是不可忽視的，於其說我在「丑表功」，不如說我想請朋友大眾一齊來擔負這個責任。

石風同志對戲劇愛好的一股「優勁」使我感動，而我自己摸摸自己為戲劇所遭遇到的傷痕，我並沒有灰心。

關於他的劇本我不想多囑囑，我想提出一點：成功不是偶然的，向着正確的目標去努力，雖然在努力的過程中遭到阻礙，給人冷笑，我相信，他的努力不是

白花的，多一點努力，就離成功愈近。

「殘雪」的成功或失敗，尙待大衆去評斷，我以為成功固不足驕，失敗无所謂羞，願新中國的年青劇作習作者一齊起來努力！

戈戈于燈下

(自白)

記不清是那一天夜裏，天氣很冷，希零的雪花從窗前飛過，大自然的突變常常會掀起我活躍的情緒，我深愛飛揚的白雪，但有時寒冷的威脅又使我受到無限的痛苦，深夜了，我仍然睡不着，爲的是我的腦子裏已經藏擠着很多件事。

數年前，我曾經爲了愛好戲劇而放棄很多正常的事，記得，有一次在考試的時候，我忽然想起一條故事，因此我把那條故事記在考試卷上，那一次的考試雖然失敗，但是我仍舊感到揚長自得，過後，我爲了很多失意的事東漂西流，每一次在清理行李的時候，我就想起皮箱裏幾頁殘舊的考試卷，我愛它，我從不以爲它的殘破而像其他的物品一樣的掉下大海中。因爲它已經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我一讀起它，就忘記了憂愁和痛苦，我想起它，我的創傷暫時就得到了彌補。

年青時，我曾經愛過一個女子，一直愛上了幾個年頭，可是剛強的個性又造

成了分裂的悲劇，然而，這悲劇的演出却是得到一種愉快的效果，她離開了朋友，家庭，而到遙遠的前綫，而我呢？雖然比不上她，但我確信我還有這點跟上她的力量，我們奮鬥的方法不同，但我們的目標到底是一致的，我在懷念她的時候雖然有點兒感到辛酸，可是我依然微笑，我預祝着各人能够成功，雖然不是明天，明年，而是一百年一萬年之後以至於人類最末的一天。

她在早年時曾經送給我一片印着雪景的賀年片，數年來，我把它安置在那幾頃殘破考試卷裏，像考試卷一樣的愛護它，想不到這兩件殘舊的東西，就是鼓起我奮作的勇氣，在那個漫漫多愁的夜裏，我擬定了「殘雪」，我決心要大胆的來一次嘗試，天明了以後，我除了原有那條故事之外，就開始在各方面去採集一些其他的材料。又經過了很多時候，我大略把這些材料組成了，又把它分成幾個段落之後，我才開始動筆，下筆的時候，我兩次在寫字檯前，呆呆的足足坐了四個鐘頭，而結果想不出一點兒開場的綫索，即時我才知道寫作對於我，簡直是一件

奢望，真的，我的願望太過火了，兩天的工夫，我足足捏去了二十多張的原稿紙，一直有點使我心灰意冷了，我把全部的計劃拋到字紙簍去。幾天不敢存着這個奢侈的念頭。如果不是朋友們和教師們的鼓勵，我不知要消沉到什麼時候呀！從這很多教訓中，我認為失敗並不是我的罪過和恥辱，同時，我又從很多世界名人的奮鬥史中，領悟到他們也有這個失敗的過程。因此我又重新把它們從字紙簍中找尋出來，免強造出了一個開端，以後，關於人物的登場和下場，故事的發展和伏筆，幾乎把我那笨拙的腦袋弄得不知所措，有一次，我可真的爲它而病倒了。這樣過了兩個禮拜，也許情形是過慣了吧！我對於寫作的態度忽然轉變了樂觀的樣子，有時雖然在寫字桌前呆坐了整整的半天，然而這半天也就不知不覺的過去了。有時寫了一兩行，又想不出用什麼好的話句來連接下去，這時我就索性丟下了筆，一股腦兒跑到外面去玩個痛快，有時一連看了兩三場戲，因爲我很喜觀坐在戲院裏聽那些幽美的音樂，一方面我可以藉此來忘記心中的愁苦，一方面在愉

快的情緒下，我的心靈常常會擁出一點東西來。因此我就把那點臨時想到的東西，記在記事部上，以便回家時再連接下去。遇到中間不會停斷的話，我能够延長幾個鐘頭，一直到心裏的東西寫完了的時候才不得已擱筆。三個月的工夫，總算是寫完了，然而，一寫完，問題又來了。拿到那兒去好呢？我又被這個問題苦惱了幾天。最後，我才決定冒昧請戈戈先生給我修改，原因是他和我同樣年青，容易談話，因為我怕我的笨拙的文字，和寫作的劣技巧，連累了他人的時間和精力呢？戈戈先生看完了第一幕，他告訴我寫得不錯，那時，我心裏的石頭總算放鬆了一些。以後，我們慢慢的接近了。而且他在病和痛苦中還不會忘記我的拙作而趕到我的家裏來修改，這裏，我至今還感到不安呢？由於他這種熱誠的鼓勵，我常常暗地裏這樣想着，以後，我定要寫得好些。

其次，我又得感謝那位和我一同住在一間屋子裏的汝舟兄，半年來他給我的鼓勵和幫助我是不會忘記的，而且他還費了很多精神和時間給我設計這個封面，

至於本書的出版，全部拜托戲劇雜誌社和戈戈先生，如果各劇團想排演此劇，最好請于事前征得戲劇雜誌社的同意。

最後，很多同學愛我，和鼓勵我的熱誠謹此誌謝。

一九四〇年，六月，石風于滬。

登場人物

李獻甫：刁滑奸險的難民收容所職員。

李獻民：其弟：失學大學生

李獻光：其弟：壞了左腿

李麗英：其妹：

李母：其母：瞎了眼睛

陳月華：獻甫妻：濫情：愛打扮

吳理霞：獻民妻：前爲獻民同學

王東生：忠厚的收租老人

趙民傑：小學教員，前爲麗英同學，

雷銘石：產業家。

魯易士：遊手好閒的留學生

亞三：有口吃病的報販

舞場僕歐：

春梅：李家丫頭

警長：

不登場人物

楊露西：

警察甲

警察乙

第一幕

時間：一九三九年深冬的一個上午（約十點鐘）

地點：孤島

佈景：是一家受了戰事影響而落戶的人家的一間客堂，正因為遭到貧窮的光顧，室內那些家具或者用物都非常潦倒凌亂，就是那架曾經燒過的火爐吧，也給主人所遺忘的把牠擱在受冷。舞台正面右邊是一個通室內的大門，如果門簾拉啓着的時候，觀眾可以看見一條狹小的通道。右面中間是通另外一間屋子的門，左面中間是通外面的大門，不過門外還有一條通道，旁邊大約是就上落的樓梯。此外不要忘記正面中間有着一個相當大的玻璃窗，從這個窗望出去，我們可以明顯地看見外面那些耀舞揚威的白雪。窗下放置着兩隻圍椅。

啓幕 早晨：窗外展開出一片霧雜的市聲，反映出這屋子裏的沉肅。販報聲漸漸的出現了，從遠遠地走近來……

亞三聲 申報，新聞報，大美日報，中美日報……看今天的好消息……看今天又凍死了……了了五百條……看中美白報的好……好好……好那個……那個。

（亞三推門跑進來，身上貼滿着雪片，兩條鼻涕拉長到上唇邊）

亞三……喂！報紙呀！報紙來了！（以下簡稱三）

（獻光從右面的門跑來，似乎是剛離開了溫暖的被窩，右手還在揉着眼睛）

獻光 亞三：我看你也給太太疼壞了，到現在才送來。（以下簡稱光）

三（傻笑）唏！唏！唏！你不是亦剛剛才……才才才那個……那個嗎？人家又不像你一天到晚空着……着着着那個……那個。

光 噢！我知道了，你是忙着給你太太拉去買平糶米。

三（突然給人抓着痛癢）這……這才不是呢，哎……見鬼，你簡直是……是是是

見……見見見那個……那個。

光 哼！還不肯認輸嗎？我親眼看見，一點兒不會冤枉你的。

三 你……你這小王八……你那隻眼睛看見我……我我做那個……那個

光 我兩隻眼睛全看見，說出來麼大家不好聽。

三 說呀，我還怕你……你你說那個不成嗎？

光 在南陽橋的民生米店門口，你太太不是對着大家向你發脾氣嗎？……（學着

潑婦罵街的樣子），哼！看你這該死的賤骨頭，今天再買不着米，嘿！你別再回你娘家裏去喊肚餓，嘿！亞三；那個拿着米袋鑽進去跟大家排隊，連眼睛也不敢往上張的王八不是你是鬼嗎？說呀，你說是鬼嗎？怎麼不說了昵？

哈！哈！哈！

三 （討好地）好啦 好啦！就算是……是是我吧。

光 那你何必跟我拌嘴呢？